

《汉声中国童话》:

童话出版的美丽童话

□海飞



天地悠悠,汉声绵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征程中,天地出版社重新精编精校,以超大16开本、按每月1册全套12册,修订出版台湾地区《汉声》杂志社的《中国童话》,是中国出版界童话出版的一个美丽童话。

人生,总是从童年走向未来。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未来,总是寄托在儿童身上。童话是人类对儿童、对未来寄予厚望的文学,是充满童真童趣、积极向上的文学。童话有着神圣而又崇高的文学地位,在一定意义上,童话是文学之根,文学之母。

世界童话特色鲜明、绚丽多彩,是世界文学中一股彰显幻想、彰显自由、彰显无畏、彰显真善美的力量。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德国的《格林童话》、由《彼得·潘》《爱丽丝梦游仙境》《快乐王子》《格列佛游记》等名著构成的英国童话、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等,都是一座座经典童话的壮丽丰碑。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理所当然也是个童话大国。

1971年,《汉声》杂志社在台湾应运而生。这个以“汉声”为名号的刊物,开始了宏大的以“中国童话”为标识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汉声》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学者开始抢救的中国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为基础,组织300多人的专业团队,精选362个故事,配以843幅插画,于1982年正式出版了大型童话巨作繁体版《汉声中国童话》。大目标、大追求,大投入、大制作,成就了《汉声中国童话》华文童话出版和世界童话出版的出版传奇,受到了文学界、出版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少年儿童读者的热烈欢迎。2012年,由上海读客公司引入《汉声中国童话》简体版,江苏美术出版社以36册简装《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在大陆出版发行。2017年,天地出版社因势利导,再次引入《汉声中国童话》,以原版12册精装闪亮出版,再度引起

相关各方的共同关注。实践证明,经过近半个世纪出版历程和出版运行的《汉声中国童话》,是一套具有影响力的成型、成熟、成功的童话巨著。

《汉声中国童话》,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是传统的、经典的、优秀的中国童话的精选和集大成。

和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一样,中国也是个童话的国度。从古老的文字记载,到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国童话星光灿烂。《汉声中国童话》寻古探幽,搜文嚼句,广布精收,去伪存真,舍虚求本,优中选优。《汉声中国童话》中的篇目,有的选自《山海经》,有的选自诸子百家,有的选自《史记》,有的选自古典文学名著,有的选自诗词歌谣,有的选自神话寓言,有的选自成语,有的选自民间故事,有的选自民族传奇,有的选自天文地理,有的选自宗教信仰,有的选自帝王将相,有的选自平民百姓,有的选自妖魔鬼怪,有的选自动物花草……各类故事交替穿插,浑然成趣。每个童话故事都用母亲给孩子讲故事的语言化表达来叙述。同时,每个童话故事都配写一段“给妈妈的话”。《汉声中国童话》直击童话本源,彰显了童话是专门给儿童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文学故事的本质。《汉声中国童话》其全、其广、其优、其特、其地道、其传统、其经典、其可亲、其可读,在浩如烟海的童话图书中,大概再难有出其右者。

此外,《汉声中国童话》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绘”插图,中国技法、中国色彩、中国风格,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图书者,有图有文也。图文并茂,是优秀童书的重要标准。《汉声中国童话》用彩笔说故事,用地地道道的中国绘画为中国童话配图插图,给中国童话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中国色”,中国故事中国画,极大地增添了中国童话的神奇魅力。《汉声中国童话》从中国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民族美术宝库中汲取营养和力量,用中国版画、年画、彩画、壁画、漆画、剪纸、皮影、刺绣、彩塑、木雕、石



刻、砖刻、墨染、拓片等美术艺术形态,精心绘制童话插图。为了更精准、更传神、更深刻,《汉声中国童话》还从寺庙石窟、祖先宗祠中,从民间艺人如泥人、捏面人、吹糖人等特定场所和特定人群中,学习立体造型艺术,学习色彩表述艺术。十年努力,十年积聚,最终呈现的843幅中国风采的美术插图,带给孩子纯正、丰盈、饱满的中华民族美术艺术的熏陶。

《汉声中国童话》,用“中国历法”作为编辑主线,从大年三十开始,一天一篇故事,一月一册故事,一年12册成套,是最适合亲子阅读的童话宝典。

中国历法,亦称农历、阴历,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写真。《汉声中国童话》,巧妙地和中国智慧和中国童话结合在一起,营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出版传奇。中国特有的传统节日、中国特有的十二生肖、中国特有的风土人情,都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使

《汉声中国童话》接地气,聚人气,富生气。同时,《汉声中国童话》还注重童话的知识性,提升童话的“含金量”,如《太阳问答》这篇童话,就是依据《列子》一书中的小故事编写的,并且在“给妈妈的话”中,还介绍了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的数学理论和天文知识。正是出版人的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使《汉声中国童话》把故事性、趣味性、知识性、可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读懂”中国童话,就能读懂中国”的童话宝典。

台湾是祖国美丽的宝岛,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同种同族,同祖同宗。台湾的《汉声》杂志社,数十年如一日,收集、编辑、出版、推广《汉声中国童话》。大陆的天地出版社,积极引入、精编、精校、出版、发行《发行中国童话》,这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是童话出版的美丽童话。

汉声绵绵,天地悠悠,我们为之喝彩。

■关注

给孩子们写的诗要不要押韵?曾有过讨论。讨论不深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从创作实践看,现在的童诗大部分不押韵了。这是不是就有了结论?不一定,还需讨论。大多数童诗的不押韵是近30年的事,是受成人诗的影响。现在的成人诗大概有九成不押韵了,反映如何?效果如何?这里不讨论。我们专说童诗。我认为应当提倡童诗押韵。押韵可以说是诗的标志性特点。这些年,由于童诗的不押韵,由于散文化,特别是那些分了行的散文缺乏意蕴、意境,语言不优美,就很难说是诗了。

从童谣的押韵说起

童谣是借助于口耳相传而广为流行的,而这种流行与它的韵律有极大的关系。童谣没有韵,就称不上是“谣”。古人说“徒歌曰谣”,这是针对“歌”来说的。所谓歌,“曲合乐曰歌”。简言之,有章曲,能唱的是歌,没章曲、不能唱的是谣。童谣是靠口来说的,但是为了传播,说的要有节拍,听的要觉得悦耳,这就要靠韵律了。

童谣的韵律极其丰富多样,押韵脚自不必说,那换韵的方法也很讲究,请看这一首:

羊、羊、跳花墙,抓把草,喂你娘。/你娘不在家,喂你们老哥仁。

前四句中的一二四押一个韵,第四句与第五句是个“顶针句”,随后就换了韵,念起来不会觉得突兀。语气连贯,换韵自然,读起来水到渠成,意到口随。韵是一首童谣的粘合剂,把一些繁复的意象都聚合到了一起,产生无限的乐趣。

韵不仅是粘合剂,还是“声音的向导”,我们可以跟随着声音,去畅游童谣的意境。有韵律的声音可以引领我们去听、去唱、去创作童谣,这是一种即兴创作。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借助于韵律的即兴创作。趁韵童谣就是趁韵粘合,即是此类。以《小老鼠上灯台》为例,多种异文,即是趁韵的即兴创作:

- (一)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奶奶,奶奶不来,唧溜轱辘滚下来。
(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急得老鼠两眼直发呆。
(三)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咪咪咪,猫猫来,乒乒乓乓滚下来。
(四)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他哥哥,买个馍馍,哄他下来。
一首童谣就可以这样趁韵地创作出无限的新童谣。显然,韵是点燃灵感的火花。

对于婴幼儿来说,韵脚就是让一首童谣站立起来的脚。孩子可以跟随着韵脚的声音去享受听觉的美。他们不识字,甚至不会说话,无法交谈,但带有韵脚的童谣就是无师自通的“交谈”,虽然孩子们并不理解那“交谈”的内容,但有韵律的声音大于内容,超越内容。

童谣固然是为孩子创作的,可以影响一生。婴儿的审美是从听觉开始的,对韵律的感知给了他们一双音乐的耳朵,而诗歌很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音乐性。欣赏诗歌不能放弃对音乐性的欣赏。

童诗的音乐性不可缺,韵律很重要

童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写不押韵的诗并不容易。如果你放弃了最外在的韵律形式,那就要更多地利用其他的表达方式,读一首无韵的诗,我就会寻找感情的旋律。无论是默默地细读,还是大声地朗诵,都要感受到诗里浓郁的情感和语言的抑扬顿挫。无韵的诗,其实很难写。

我常常提醒初学写诗的朋友:你可以写不押韵的诗,但你要学会押韵。韵是一种对声音的感觉,它可以帮你带着韵律去构思一首诗,去思考一首诗。如果一开始写诗就缺少对韵律的感觉,就有可能误认为分行排列就是诗,就有可能丢失了对诗的美听感觉。有人爱诗痴迷,又自恋自己的诗作,这时候,就要警惕一种错觉,以为把文章草率地断行以后,就是完成了一首诗。写诗,其实应当在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听”到那首诗了,这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缺乏“内心的声音”,即使你慷慨激昂地大声朗读出来,听者却听不出那诗的内在诗情和诗的声音之美。

写诗不愿意押韵,一个理由是押韵束缚思想和表达。在我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还有另一个方面,押韵可以活跃思维和表达。不同的文学样式,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思考。我写诗,从来是带着韵律思考的。比如构思一首诗,总会先萌生急于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这些思想感情的关键词语、要紧的句子,这些都可能是决定韵脚的依据。

韵是一种流动的声音,它引导着你走进同一韵的字词中间,供你在其中选择要用的词汇。不仅如此,韵甚至可以激活你的思考,让你在枯竭的思维中绝处逢生,在韵律的美声中迸发思想的火花。

有韵的诗,可以让你在诗海里畅游,把奋力击水变成浪花的舞动,伴随着你抵达诗的彼岸。韵一路陪伴你。

我常常喜欢和年轻的诗人们谈童谣,谈押韵,我喜欢引用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那句话:“我的天性中,素有渴求韵律的愿望。”韵律流进了我的心中,让我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对韵律的感觉,就是敏锐地捕捉声音,声音有时也是点燃灵感的火花。行文至此,我想起1926年徐志摩和英国作家哈代的一次会面。哈代问徐志摩:“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随后徐志摩记录了哈代的谈话:“他赞成用韵,这道理是不错的。你投块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是波纹。少不得。”哈代还说:“抒情诗是文学的精华。颠不破的钻石,无论多小,磨不灭的光彩。”“诗是文字的秘密。”(徐志摩:《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我欣赏这最后一句话,因为诗美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丰富的,其中也包括韵律的韵律。

儿童诗是全面地培养审美趣味:情感的、哲思的、语言的、想象力的,特别是诗的内容和韵律的融合。诗的韵律不只是戴着镣铐跳舞,也是引发你张开翅膀飞翔。

■短评

郭姜燕《布罗镇的邮递员》:

童话的规约与本土化的转换

□徐妍



如果把纯真的童趣、无边的想象力、“人类精神构造的反映”这些童话特质视为童话的基本规约,那么,《布罗镇的邮递员》非但没有改变,本书还相当遵守童话的这些基本规约。

《布罗镇的邮递员》由15个故事编织而成,每个故事都神奇又自然,幻想又现实,遥远又切近,像儿童迷恋的奇幻城堡一样散发着神秘又甜美的气味儿,徘徊书中,萦绕不去,既吸引儿童读者的看点,引发儿童读者的笑点,又击中儿童读者的痛点,可谓充满了纯真的童趣。

或许为了让故事全程充满纯真的童趣,每一个故事都交由少年阿洛——很小很小的小镇布罗镇的一名邮递员来讲述。为寻找一封多年前就不断寄往“森林 榛子小屋”的信,阿洛步入黑森林,这部部长篇童话由此开篇。自此,阿洛不光是叙述者,更是这部童话的主人公,他不间断地飞奔似的往返于布罗镇和黑森林之间,在人与动物之间穿针引线,消除误解,传递情感,修复伤痛,重建希望。在阿洛往返于布罗镇和黑森林的过程中,一个个让儿童读者时而屏住呼吸、时而开怀大笑的情节、细节,各种神异的人物、动物随处可见。纯真的童趣不只是形成了这部童话的特殊气味儿,而且开启了这部童话的篇章,推动了这部童话的发展,造就了这部童话的全篇。

但这些充满纯真的童趣的情节和细节、人物和动物,毕竟只是散落在童话世界中的羽毛与生灵,只有依靠童话的想象力,才能够将一片片羽毛化身成整只神异的鸟儿,让一个个生灵再生神异的生灵,进而让一个个故事汇合为一个神异的童话生命体。在《布罗镇的邮递员》中,童话想象力不仅穿越在布罗镇人的现世世界、黑森林的往事、精灵们的未来世界,而且重叠了这三个世界,于是,多少交叉的童话的想象力出现于这个童话世界中。事实上,这部部长篇童话的想象力准确地抵达了童话想象力的本义:幻想为形式,现实为肌理。想象力所建构的幻想世界与分析力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童话世界的一体两翼,对儿童文学作家而言,既是巨大的支撑力,又是巨大的吸附力。这一点,正如郭姜燕所说:“穿行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我,像打摆子的病人一般,无法控制自己”,《布罗镇的邮递员》一直将幻想的真实视为现实的真实。

这部部长篇童话与许多优秀童话一样又不囿于儿童读者,它同样会吸引那些一次次复活童年的成人读者。何况,童话的本质就是以童话的奇幻形式来表达儿童和成人共同享有的许多生命事实。所以,当这部部长篇童话借助于少年阿洛的视角而目睹了布罗镇人的百态和黑森林动物的心态时,其实就意味着它也是“人类精神构造的反映”。

实际上,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即使愿意遵守童话的规约,也还是会期望童话的规约与本土生活相结合。因此,郭姜燕的长篇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在遵守童话的规约的同时,还对童话的规约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的本土化的转换集中体现在童话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动物的形象塑造上。中国童话自1902年“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茅盾语)孙毓修以译编《童话》的方式创立以来,在整个20世纪,中国童话作家所塑造的童话主人公多是从西方经典童话中引渡而来的“精灵”和“野兽”、“小野蛮”和“天使”。新世纪中国童话的主人公和其他人物、动物如何呼吸新世纪中国的空气,带有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些问题对于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布罗镇的邮递员》的童话主人公少年阿洛既不是西方经典童话中惯常出现的“精灵”和“野兽”,也不是“小野蛮”或“天使”,而是一个具有中国本土文化血脉的“信使”。初看起来,少年阿洛无父母,贫穷、瘦弱,被拾荒老婆婆收养所宠爱,被黑森林的动物们所信任,颇带有西方经典童话中少年主人公的两极性格——“人类家庭中的孤儿,神明世界中的宠儿”(《梦想的诗学》第169页)。但仔细体味,读者不难发现,阿洛的诚实、善良、内向、慷慨、勇敢等美德,皆具有超越性和有限性相统一的人间性,明显源自中国本土文化的代代承传。非常有意味的是这

部长篇童话的结尾:“阿洛来到了邮局,他说他要成为比阿洛更加出色的邮递员。对此,阿洛深信不疑。”这个结尾很是平淡,平淡得很容易让人忽略。但如果读者稍微用心,难免不会疑惑:哪有一位少年在历险之后甘愿被超越?也便会发现少年内心中的一场波涛被迅速平息的背后原因,即这个耐人回味的结尾寄予了这部童话中少年主人公阿洛的本土化特质。进一步说,阿洛在经历了一次次黑森林历险,一次次布罗镇人的怀疑和误解,终于实现了布罗镇人、黑森林动物和精灵们的三方联欢,已然完成了他的成长礼并成为了“杰出少年”,但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却并未遵循西方经典童话中的模式——让少年由人变成神,而是依据本土文化保留了少年阿洛的人间性——阿洛始终是杰出的中国少年。但阿洛的本土化形象塑造并不是屏蔽了新世纪中国的现实背景,也并未剥离于整个现代社会里少年儿童的普遍性形象特征,即:少年阿洛身心最动人的主体形象就是孤独的“信使”。而孤独的“信使”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现代少年儿童的一个共通的形象。除了这部部长篇童话中的少年主人公阿洛具有本土化的形象特征之外,松鼠、大力熊、刺猬、雪狐等动物形象、精灵安的形象,镇长的形象都带有本土化特征的文化气息和现实气息。

《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的本土化的转换其次集中体现在它的主题选取上。在我看来,这部部长篇童话的主题固然有多重意义,但其中心主题可以被概括为:以童话的方式试图建立新世纪中国人的“梦想的诗学”。《布罗镇的邮递员》是以凭吊“书信”的方式探寻了未来的梦想世界的样式——万物有灵,人与万物平等、友好相处。只是在通向这一“梦想的诗学”的路途上,新世纪的中国人将与阿洛一道遭遇孤独、怀疑、恐惧、误解、遗忘、灾难、绝望等重重考验。但无论是传统中国人还是现代中国人,都已然遭遇了无数次类似于“洪水滔天”的磨难,但都如《布罗镇的邮递员》中的结尾那样劫后再生。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绵长的文化、最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于中国人拥有一种反思力和批判力。

行文到最后,需要说明:郭姜燕在《布罗镇的邮递员》中对童话的规约的遵守与转换并不必然创作出叫座又叫好的优秀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是否真正拥有并真正转换,归根结底取决于她是否始终拥有一颗童年的本心,是否始终忠实于童年的本心。显然,《布罗镇的邮递员》确认了童年的本心对于郭姜燕来说,是自然的呼吸、宁静的梦想、真实的生命所在。

是束缚,也是飞翔

——谈儿童诗的韵律

□金波

■童心世界



十二生肖之戌狗 夏元双作